

桂林柳州歷險記

(續)

關 文 蔚

女扮男裝戲劇人生之十三

編者按：上期（一六九期）桂林柳州歷險記主題在「炸彈飛來躲在臺下」及「貴陽噩耗幸報平安」兩段所記往事，因篇幅所限，本期始將歷險經過刊出，故本期仍用桂林柳州歷險原題，敬請讀者鑒諒。

炸彈飛來躲在台下

有一天早點方才吃完，伙計趙子剛由巷口回來說：「今天太陽很大，這天氣一好恐怕會有警報。」他這話剛說完警報就響啦，照例他們把重要的行頭由伙計、管衣箱的人員各盡其職挑着往郊外，向樹林之內躲避，我與女佣粉花二人帶領着幾個徒弟。預備前往時常去的地方樹林內，當我們走了不到一半的路程緊急警報就響了，我們只好找個地方暫時躲一躲。因每戶人家均將門關好無處可躲藏，這個時候飛機已然迎面飛來，見一廣場有個講台，下面是空的。我急忙把幾個徒弟推到講台下面，我也緊跟着鑽進講台下面，沒有幾分鐘，即覺得那炸彈足有廿多個，似乎是掉在我的身後一樣，我趕緊把最小的一個彎着腰抱在懷中，在許多炸彈一陣爆炸聲過後，靜極了有一段時間，解除警報響了，我們方才從講台下鑽出來，看看四週並無炸的痕蹟，方才那些炸彈

全投到河那邊了，後來方曉得那是軍事要地而不是戲院。不過我國的損失又不少。

我們的住所大概沒有問題。逃警報的人們全朝着自己最關心的方向去，我們也回到住所，打開門看見裏面的椅子震倒了好幾把，牆上掛的東西也被震下來了，那些個柚子也滾的滿地全是，這幾個徒弟自動的撿起來放在桌下。

佣人忙着去弄飯，我們開始對晚上的腔調，又吊嗓子，晚上要唱「安居平五路」，戲院內生意並未因敵機炸後，而受到絲毫的影響，生意仍然不錯，一般人總是以爲有了今天，不曉得明天有沒有，時常有人說今日脫了鞋和襪，不知明日穿不穿，這意思是說隨時可死，日本人的飛機轟炸的如此慘狀，有時把人炸死後連腸子都飛掛在樹上，有一孕婦被炸的胎兒飛到樹上，實在慘不忍觀。

開會相商西去貴陽

我身邊帶着別人的孩子，必須找一安全所在爲常久之計才好，正當躊躇不安時恰巧貴州貴陽大戲院派人來聘請，這個機會不可錯過，由寇永福先生與對方談妥了條件。尙未簽約首先向馮玉昆老閩商議，期滿後不再續約的原因說明預往貴陽應聘。

此一消息傳出之後，有許多人願同我走，故來向我商談，我也願同他們合作，大家開了個座談會，願去者簽名，當時的人員已記不太清楚了，僅記得有青衣金素秋，小生董俊樓，大花臉孟燮卿老伶工、趙奎官、趙紅雲夫婦、武生殷滙州先生、小花臉是陸小亭先生，文管事的兼演二路老生乃是周惠卿先生（名贛生周正榮之父），周惠卿先生願同我合作因我很重視他，他雖然是以二路老生應工，但他早年是演旦角的，如戲中缺一旦角，我很可能煩他演上一角，他總是不違我的意思，而且他扮上旦角也不難看頗爲稱職，只是嗓子稍嫌不足，人品也不錯，肚子也寬（知道

的很多)。他的改行爲二路老生，大約就是爲了嗓子不足才改的。因他很正直，故而派他爲文管事的，如果我們排戲由他抱本子（手拿劇本主排），我甚麼也不管，除非我的意見更好，我才插手指點一二。

當年在大陸時不論排演任何新戲，任何複雜的戲，只由打鼓佬以口唸鑼鼓經，以筆寫出鑼鼓名稱，詳記即可並不亂，我雖然演過許多年的戲，從來沒有聽說過有響排之說，（以上這個響排的名稱，來臺灣以後才有這響排之說。）

我們在台上演戲時打鼓佬打的非常嚴絲合縫，從未出差，話又說回來了，平時我們時刻在研究之中。當然不應該有絲毫差錯。這次同去者也有一位于秀峰先生，他文筆不錯，負責文書方面，且兼演三路老生的活，人品甚佳頗受人愛戴。我們的條件大致談好了，我向大家聲明，原則已定，必須先向馮老玉昆先生說明再作決定，免得被他誤會說我把他的班子給拆散啦。

小陸熱心幫運行李

馮玉昆先生很通情達理，並未提出難題來。就在我們進行這件事時，那位小陸先生也得到我要走的消息，即來打聽決定在何時啓程，他告訴我他們服務的機關，西南運輸處近日內有車要到雲南去，必經過貴州，可以順便替我免費運送行李。

這是個好機會，雖然離我走的日期尚有十來天，不如先把眷屬等先送到安全地帶去安頓也較爲妥當，請那位陸先生稍坐一會兒，我打發小徒

弟去將寇永福先生請來，這些徒弟全尊稱寇先生爲「六爺爺」。不到兩分鐘即將他請來，寇先生的手中仍然拿着兩個核桃，走了進來問「角兒，有什麼事？」隨着聲音即坐在我的對面。

我把那位小陸先生方才說的話，轉說給他聽，寇先生的意思與我相同，預備由寇君將打鼓佬王崇山先生的太太及他的的小孩，以及我那三個十三歲的女徒弟，還有女傭等帶着一部份行頭先走。反正那邊戲院會找房子安頓這些人的。

這樣的安排下貴州方面也放了心，我們這些人就不會被其他戲院以高價挖走，我們自己也省事免得麻煩，那位小陸先生很善意的說：「如果東西再多點也沒關係。」我向他道謝並說妥在走的前一天再通知我們，以便將行頭送過河去也好裝車。

那位陸先生走後，我派佣人到金素秋、董俊樓二位仁姐那裏問是否有東西先走，也可免費協助。大約是第三天小陸先生先派來一部大卡車，將我們的人及行李裝送上車，貴陽派來的人在動身前先打了電報，要貴陽院方預備住所，他也同行，我交給了王嫂（打鼓佬的太太）三百元，到了貴陽由她支配，如果不夠可以暫向戲院借支，我到了再同他們算賬。

總算把這些婦孺老幼送到安全地帶去了，在感覺上離前方較遠比在柳州安全，想到這點應歸功於會唱戲，實在露便宜不少，其他人逃難連交通工具都沒有，一般老百姓有錢的還好，沒錢的人逃難實在是苦不堪言，別人的錢越逃越少，我的錢不單沒少反而更多起來了，這次又是不花錢

，就把這些人送走了。大約數日後即接到他們來信，信上說住所也安置好了，請放心。

貴陽噩耗幸報平安

我方安下心來約不到一星期報紙上載着一日機對貴陽大轟炸，投下來之炸彈不是一個一個的，如同倒土的一般，由東到西，整個一條大十字馬路，炸的連一間完整的房屋也沒有啦。」暗想這回真完了，這可怎麼辦，打鼓佬王崇山先生哭的兩眼像核桃一樣，我一夜也沒好睡，想到總是凶多吉少，愛徒小哈哈，也很關心他的師姐，我那三個女徒雖然智慧不高，但她們心地都很善良，對這小師弟十分疼愛，人是感情動物，小哈哈雖然年歲小却頗爲懂事，他在我面前不斷的問我：「小爸爸，姐姐她們要緊吧？會不會？」他不問我還可以忍住，當他這一問，我的眼淚就如同斷線之珠，把他抱住就痛哭起來了。

我師徒二人正在痛哭時，外面拍門的聲音大作，「電報，電報，郝文蔚的電報。」，聽說是電報，急忙將水晶章拿出來，這時候佣人去開門，拿進簽章單蓋了章之後，把電報拿進來交給了我看，見上面電文只有十五個字「郝文蔚我等平安無恙，無任何損失寇」。我把電文唸完了，也將我們的愁雲慘霧一掃而光。小哈哈也高興的眯着一雙小眼。笑嘻嘻的跳躍着跑去抱來一個沙田柚子，叫道：「小爸爸替我打開這個吃。」

民國廿七年尾結束了柳州合約之前，有位青衣名票姓房（我忘記了這位房先生的名字），來要求我，想同我徒弟小哈哈照一張汾河灣的劇照

，留作紀念，我當然樂從，將特製的小戲衣拿出來叫伙計同他們去照像。這張照片顯得小哈哈更小了，簡直像個三、四歲的小孩子，十分可愛。我們的行李準備妥當，雇用卡車時有位花旦名票侯寒雁先生來訪，商議與我結伴同行。侯君有兩位夫人是姐妹二人同嫁一夫，這兩姐妹也會唱戲，全是演旦角兒。當我們動身時，小哈哈的母親及他叔婦買了禮物前來送行。

母子別離不哭反笑

我總以為她母子在分別之時可能會哭，那曉得他們之間，作母親的千恩萬謝，作兒子的因年歲小，一心想着玩，毫無分別意味，反而高高興興的跳躍牽着我的手，向他母親微笑，我以指導方式說：「去同你媽媽親熱親熱去，說我要走啦，您別想我，我會好好學戲。」小哈哈就像背戲詞一樣，毫無感情的照我所教的唸出來啦，把他母親給逗笑啦。

我們起程前那位小陸先生也買了禮物來送行，這一路之上沒有風景可看，每經過一處吃飯，住店時均盡量與侯氏夫婦湊在一齊，偶然也有一個旅行社住不下時也會在晚飯後湊過來閒談天，或者談戲。

我與小徒弟抵足而眠。遇見他不想睡時，我的催眠曲就命他背「法門寺」中的唸狀子那一段，這樣一舉兩得，既催眠又溫習戲。也有越背越不想睡，我就教他唱「烏盆計」中的反調，因為戲中的反調腔低沉，很容易就會睡了。

這一路之上不斷下雨，地上很不好走，車子

要減輕重量，車上的人必須下來，路又不平，小哈哈穿着一雙新棉鞋，如果濕了再穿上就很難受的，所以我用右手一挾，就把他挾在腰間，走上一段路。那侯寒雁先生笑着說：「您這不是怕他走不動啊，您是怕他那雙新鞋弄髒了哇。」被他說到我心裡去啦，不約而同的全大笑起來。

由柳州到貴陽一路所經過的地方都不大，最大的應該算是貴州的獨山，都勻這兩個地方比較大，因地方小談不上設備，再者逃難的人多，有個安身之地即可滿足了，有些地方十分簡陋，室內僅一張床、一個小桌子，兩把椅子、一盞菜油燈，這個小燈，如果我不是為了逃避，不願作日本人的順民也來不到此地，這種樣式的油燈根本就沒看見過。

這小油燈的構造，以土磁製成，其型一個細長脖子型，上面有一較有深度盤子且有壺嘴狀，那是預備擺燈草之用，僅僅以兩根燈草擺在這壺上不致搖擺不定，下面有一底座，為牢固不怕歪倒（以上是燈的型狀）。

其中的油大部份是菜油，也有用豆油，不過豆油燃起來有一股子味兒，怪不好聞的，燃着兩根燈草的一端，其餘的燈草全泡在油盤內。燃兩根燈草的光還不如一根蠟亮呢！

我們在路途中投宿，或吃飯總是喜歡湊在一齊，在這不亮的燈光下大談其戲，三句話不離本行，總是離不開戲，盡量想出某某角，在舞臺上出的錯兒、鬧的笑話，大家一笑輕鬆一下，恢復一天的疲勞。

梨園中的笑話趣事

我們講這些笑話有個原則，不揭發他人的隱私，不揭穿別人瘡疤，僅為說笑，不攻擊任何人，其實國劇在舞臺的笑料甚多，有各種不同的趣事。

據說當年梨園界的老前輩譚鑫培先生，那是沒有不稱讚的，當然啦！一個人成了名也會遭人嫉妒，無法毀謗他的藝術，有一人想在臺上對老譚耍陰（就是捉弄人）。

正好有一次譚唱「空城計」，那位先生也不過是戲班中三、四路的老生，這齣戲中那人僅有配演旗牌資格，替王平送地理圖給孔明的，上場唸兩句對兒，下馬叫門「裡面那位在？」這時候出來一個童兒問「你是做什麼的？」那旗牌唸「煩勞通稟，下圖人求見。」那小童兒說「請稍候。」進門通報，「啓稟丞相，下圖人求見。」孔明吩咐「傳」，童兒出去把旗牌叫進來「丞相喚你隨我進來。」這旗牌跟着小童兒進來「參見丞相。」孔明「罷了，你奉何人所差？」旗牌說「小人奉王平將軍所差，現有地理圖呈上。」孔明唸「呈上來」以眼神吩咐童兒「展開」兩邊的童兒二人各拉地圖的一端，當孔明細看那地圖時，突然發現圖上標明馬謖的兵馬紮在山頂之上，大吃一驚，內心緊張，以手表示已看完啦，這時候演旗牌的表情要出門，而被孔明叫道「轉來」，旗牌轉身，孔明接着就唸「命你速到列柳城忙把趙老將軍調回營來不得有誤，快去快去。」

照原詞上旗牌應唸「得令」出門拿馬（或上

馬)下場。可是那演旗牌的，這天用意想把譚老鬧難倒，對譚要陰，他不照規則唸，他反問孔明：「倘若趙老將軍不在呢？」

老譚暗想，這小子想來捉弄我呀，好小子想陰我，當時他靈機一動，計上心來：「趙老將軍若是不在嘛……(眼珠一轉)你附耳上來。」那個旗牌當然把耳朵湊近孔明的嘴邊敬聽吩咐，譚老關在他耳邊罵道：「你混蛋，滾下去。」那演旗牌的在臺上雖然被譚大罵，也不能還口唯有連聲說「是是是」，趕緊做遵命的表演，出門上馬下場。

這才是強中自有強中手，能人背後有能人，他意思想把別人難倒，不想反被譚罵，到了後臺還向譚道歉，諱拍他的肩說道：「老弟呀，做人要存有厚道，不要捉弄別人，有時間多在藝術上下功夫，多充實自己，多研究玩藝兒(戲)吧。」

炸彈下的慘事奇景

往貴陽的路上根本沒有一些好風景，山不明，水不秀，地貧民窮，在路上住了兩夜，一天的下午當我們的車輛到達了貴陽市，即在東門不遠處一家小客棧進內休息，不多久戲院老闆及前後臺經理，均來到旅社，由寇永福先生介紹，緊接着大徒弟小寶等也趕來，她們幾個看見我就哭了說：「小爸爸呀，那天可真把我們嚇死了，那個缺德的日本飛機投的炸彈，就像是倒土的一樣，我們沒有地方躲，就蹲在桌子下面，我們以為這一回見不到您啦，結果那炸彈跳過我們住的房子，前後、左右全被炸啦，我們運氣真好，就是飛

來不少磚頭瓦片，把房子打漏了些。」

我靜心的聽她說下去，另外兩個徒弟也搶着說：「有一個人，正在馬路上跑，一個炸彈片飛來把他的頭給削去了，那個人已無有頭啦，流着大量的血仍然再跑了一段路，方始倒下去。」我暗想這大概是那個人，因活着時是在跑，當時的意念中及精神是集中力量跑，所以死後仍然能跑了一段路才倒下去。

幸好戲院沒炸毀，否則戲也唱不成啦，這是祖師爺的保佑，當我們師徒正談到此地時，院方老闆催駕了：「好啦，天不早啦，我們大家到飯館去邊吃邊談吧。」小孩子們本來就有點餓啦，她們師姐第四人拉着手，歡天喜地的在前面走，大人們在後面跟，眼見這條街大十字馬路由東到西，一條街完全摧毀了，這條馬路是貴陽市的精華，最好的商業區，並不是軍事要地，這日本人太慘無人道了。

師姐待師弟如手足

敵機炸的厲害，我們人民更團結、更堅強，房屋炸毀了不久又慢慢的蓋起更好的來，我們到達貴陽後即住進民房內，休息了一天即開始拜客，認識了好幾位朋友，如夏松先生、何輯五先生、傅啓學先生，以及張法乾先生夫婦，我在貴陽演唱時，以上這些位先生對我都給予護惠良多。

第一天仍然以「羣英會，借東風」為打砲戲，下面接演「華容道」殷滙州先生的關公，倒第二由金素秋小姐的「六月雪」代法場，前面有齣武戲，由小武生馬凱環唱，開鑼戲是「大陽福」

，生意相當不錯，在此連演了半年之久，在這期間，徒弟們除了學戲而外，送他們到學校去讀書。

這三個女徒弟對小師弟十分疼愛，到學校讀書時候，見小弟走不動時，她們三個姐妹就會輪流的背他，這個小東西他會得寸進尺，一出門走不多遠他就裝腔作勢的，向大師姐說：「小寶姐，我走不動啦。」那忠厚的大徒弟孟小寶，會笑了說：「才走了幾步，你就走不動啦？」這小壞蛋哈哈，眯着兩個小眼兒，向他師姐撒嬌，搖着兩隻手，以鼻子哼着，頭一歪說道：「人家真走不動啦。」說着說着，就蹲下去不走啦，這位小寶姐拿他沒辦法，笑着說：「好啦，我來背你走吧。」正中下懷，總是這樣三人輪流背他。

這件事情我先前不知道他如此的會撒嬌，後來在逃警報時，大家往郊外去躲，也沒有樹，在太陽下等解除警報，等太久了他就會吵着要吃要喝的，也要人背他就不吵。

口吃毛病整治之方

民國廿八年初，農曆年前，金素秋女士得到家書，她母親不幸去世，並囑咐她莫返回奔喪，其喪事由她姐辦理。因抗戰期間一切從簡，素秋僅於堂屋正面設置靈堂叩拜，同仁們贈送奠儀，並參加叩拜之禮。

在這段期間，因她着重孝，不便到我的住所來，而是我常去她那裡安慰，勸其莫過於傷悲，人生在世這條道路是最公平的，不論男女老幼、貧富貴賤全要走的旅程。她休息了兩天即開始又

要唱戲了，原預備要貼出全部的「法門寺」由聽經起，到大審完，可是不得了啦，當我命小哈哈背「法門寺」賈桂的狀紙時，方始發現這個小東西在學校，學到結疤克子（口吃），簡直一點辦法也沒有了，一個字他也唸不好啦。問他是在那裡學的？他急了半天才說是學校學的。

簡直快把我給急死啦，打罵他連一點用都沒有，只好改唱別的戲吧，爲了糾正他的口吃，什麼方法全沒用，最後我罰他不准說話，過了兩天由我來一個字，一個字的教，不准他擠眉弄眼，慢慢的一字、一字的照着唸，且同他和顏悅色的說話，告訴他不要急，慢慢的來，就以此方法忍住了怒火，費了九牛二虎的力量，總算糾正好啦。

有些人同我開玩笑的說：「真沒想到哇，您還會醫『口吃』」另，乾脆掛個牌子吧，專治口吃。」自此而後交給小寶一項任務，專門盯着小哈哈的說話，注意他的嘴，眼務必不准亂動，管制他不許他與同學多講話，這位師姐真不容易當。

銀耳鷄湯治婦科病

在貴陽演了半年戲，偶然也排新戲，這排戲的任務由周惠卿先生抱着本（拿着戲本子）排戲，打鼓佬以筆記鑼鼓，從來不須要下手活（大鑼、小鑼及其他人等）參加排練根本不會打亂，或打錯。

每當排戲前一天必在後臺由管事的出牙笏，通知大家，這出牙笏的名稱，就是等於發佈命令相似，早年戲班內有大小事，必須通知大家時，

即在平時舞臺上官武將見皇、王時常用的那手抱的牙笏上，寫明事由及日期，這就如同是命令，且無人敢違背，或不遵從，戲班有一套非常完美的規則，有條不紊，（後來在臺灣時，民國四十七年，我曾寫過一本國劇叢談，其內容完全是戲班的規則），如有人誤犯必重責不貸，或罰給祖師爺換袍，須視情節大小而定。

這段期間因排戲，又教徒弟唱戲大概是太累了，得了經血不調之症，中、西醫看了多次均不見效，後來厭煩啦，乾脆不找醫生看啦，買了許多老母鷄來，每天殺一隻三斤來重的鷄，煮成一碗湯，不吃肉，把鷄肉給徒弟們等去吃，以此鷄湯煮的木耳，又加些冰糖，煮的如同薄醬糊一樣，吃此物一連吃了二、三個月，就是這樣我的身體就完全復原了，小孩子們的臉也跟着圓了起來。

在我身體欠佳時候，注意的事比較少了些，而我這個小團體又再度出現男女佣人等發生愛情，女佣人名叫粉花，是南方人，此人心地十分善良，她與男佣人趙子剛，他是山東人，情投意合而結爲夫婦，由寇永福先生主的婚。

每天打幾百個噴嚏

民國廿八年的夏末秋初時，貴州有一較爲富裕的縣份名遵義，派人來向寇經理永福先生商談，聘我去參加他們的劇團演出，起先本不想去，因恐該地不大，生意難以如願，來人的口似懸河，說那雖然是縣，但非常富有，聽戲的人寫了不少信，希望戲院能將我請去那裡演出，演藝人員

總是希望演戲才是正當的途徑，結果條件談妥了，簽了一個月的合同。

當我們坐汽車到達了遵義，見馬路上倒也清潔，人民樸素，秩序良好，好像當地的人每戶人家全是堆了許多白木耳似的，一打聽，原來該地盛產白木耳。可惜因我不久在貴陽每天吃這些東西，已然吃厭啦，看見這些連一點興趣也沒有了。

這家戲院原有老生，她姓邱，已不記得她叫什麼名字了。她的性情不好，十分暴躁，常與人吵架，與筆者也不和睦相處，記得有一天她又同人吵架了，其實她的行爲早就被我的小弟弟看在眼中，這次她同別人正在吵架時，小哈哈就跑到邱女士面前問道：「邱阿姨，您是姓秋（邱）嗎？」那位邱女士說：「是呀」，這小傢伙又說：「您好像是秋老虎嘍。」那邱女士覺得不好意思，另外那位同他吵架的人覺得很高興，連小孩子都看的出來是誰非了。

我當然不允許小孩子對大人無禮，我緊接着就罵他：「你怎麼可以這樣講話？」那小傢伙，仍回答道：「人家都說秋天太熱，就很可能如同同山老虎一樣，我看邱阿姨，如同老虎一樣的兇，我就叫她秋老虎。」筆者不准他再說下去。

當時很使那位邱女士不好意思，我命小哈哈向邱道歉，那小傢伙頗有不服氣之意，但仍勉強說：「對不起。」他說完就開跑啦。

我在遵義唱一個月，殷滙州先生在貴陽組班，請我速返貴陽合作，唱了兩個月，貴陽對我說來似乎是不太利，就在演唱期間，我生了一種怪

病，起初不過是輕微的感冒、打噴嚏、流鼻涕，後來就不對了，每天要用四、五塊毛巾手帕尚感不足，說也奇怪如在臺上唱戲時尚可勉強過去，如不唱戲時每天要打噴嚏，很可能打上幾百個，這不是誇大其詞，在不唱戲時我就坐在痰桶旁邊，把流出來的鼻涕甩在裡面，而後用毛巾擦。擦的鼻子紅紅的，打噴嚏時全身會動，打的五腑六臟發痛了。

貴州的氣候不好，且有名稱，叫作天無三日晴（總是下雨），地無三里平（甚少平原），人無三兩銀（窮人太多）。這貴州省出產甚少，人民窮困，這城市尚好，鄉村山區等地更苦，差不多十來歲的女孩子尚不穿褲子，這不是為熱而不穿褲子，是因窮不穿，這裡缺乏鹽，時常看見大脖子的人，我因會唱戲到過不省市縣，任何地方都沒有貴州窮，這裡的觀眾全是外省逃難來的為多，本省人甚少看戲。我正想離開此地而無處可去時，十分煩惱。

廿八年的冬天，幸有雲南昆明派人前來聘請我，因該地原有一個劇團故未請其他角色，不過我仍然帶傍角的，如武生殷滙洲先生、大花臉孟燮卿老伶工一家、二路老生曹福永先生，他是馬連良的徒弟，但是他不會唱馬派的戲。曹先生不單是馬連良收的徒弟，而且他還住在他師父家中好幾年呢！因天賦所限，僅能唱二路老生，或麒派的小戲，他的身材不高，比我略微高了些，人品甚佳，扮像也不錯，我二人配起戲來很合適。

雲南風光虱子真兇

由貴州到雲南，這一路之上經過的路途，有一地帶名廿四道灣，公路的彎度如同連貫的S型共計廿四個灣，因彎度險要，常有翻車之慮，且有數次車輛由高處路面上翻到低處，該車仍翻得四平八穩，平放在公路面上，僅有微損，尚可發動前行，此可稱為奇跡。駕車人員行在此處，無不小心駛行，我們乘在車上望見車子在彎曲的道路上，往上爬了半天，仍未離開原地，不過僅僅高到半山腰上。

好不容易才爬到山頂上鬆了一口氣，司機下車休息，且以手指給我們看，仍在原地的高峯。這一路上所看見的都是窮山，而沒有水，僅經過一處名黃果樹，却有一很大的瀑布，我們下車遠望確實雄壯奇偉，如同萬馬奔騰一般。

這一路上除看見這瀑布而外，連棵大樹甚少看見，更談不上風景啦。倒是看見平地及山上野草上結了冰，如同玻璃世界，從未見過如此的美麗景色。這黃果樹出產橙子，這種水東水份又多，又大且甜，比起美國的橙子來還要好的多。

這一路上住在旅館內「呀」可是不得了啦，徒弟們全染上一身虱子啦，這虱子平時我們是很少看見的，因雲貴這兩省的人甚少洗澡，大部份人會生虱子，貴州不太熱，雲南不冷也不熱，所以成了虱子的世界，他們連毛衣上都有了虱子，頭髮上也有虱子，看上去真有點噁心，當我們到達了昆明時，首先叫徒弟們以藥水洗頭，又將衣服脫下來以開水煮過方始絕種。

先前還怕人知道這些孩子生了虱子，怕另人嫌，後來一打聽啊，才知曉得在雲南不論多富

有人家也難免有虱子，這太不稀奇啦，因為雲南盛產鴉片煙，當地人以招待客人如同其他省份招待香煙一般，大部份人家設有煙床，來了客人總是讓人靠靠，這靠靠就是請客人倒在床上吸兩口鴉片煙的意思。如果這位客人的身上或頭上有虱子的話，或是那家的煙床上有虱子，彼此互相就有傳染的可能了。

如果在其他省市如某人身上或頭上有虱子，好像很沒面子的事，而雲南才不稀奇呢！

昆明這家戲院建在新公園內，我們的住處也設在公園內，其設備不佳，這裡房子是三合土的地，這裡原有的角色全是由上海接來的，且角兒名叫朱美英女士，是南方人，小生趙君玉先生，早年是唱旦角兒的，據說是等於是上海的梅蘭芳之類，因年歲大了，而改演小生，他扮起小生來頗似北平的程繼仙老伶工。演唱均佳，就是抽鴉片煙而害了他，雲南的鴉片煙對他頗有吸引力。（終老死在雲南）

第一天我仍以「羣英會，借東風」前魯肅，後孔明為打砲戲，趙君玉的周瑜、孟燮卿的黃蓋、殷滙洲的關羽、馬凱環的趙雲、李鑫培先生的前孔明，後魯肅。朱美英前面演唱「春秋配」，我還未出場呢！這「守舊」（大幕）就先紅啦。唱後人人稱讚，均說雲南尚無有來過這樣的角兒。因為雲南省主席龍雲，他的第三個兒是武生名票，他深深愛上了這出色而別緻的「守舊」了，他曾千方百計的想將我這心愛之物弄到他手裏快。（數年之後仍如其所願，請閱六十九年二月二十五日之中央日報第十版，拙文「人生的際遇

「中有詳敘。」

偷錢去吃零食二塊

昆明後來另有一家南屏大戲院，設備完善，先是專演電影，後來才演戲，我們唱的這家戲院在新公園裡，宿舍也是在這裡的另一頭，這公園裡有許多小零食攤販。在這種環境下真影響到小孩子的生活習慣。

因我對徒弟非常嚴格，每月給他們的零用錢極少，但是家中預備的零食物品也是公平分配，我家裡預備的比較清潔也比較高級一些，而當地小販賣的食物，有一種土產名叫「二塊」，是以米粉做成的餅狀。上面塗着一層如同麵醬似的東西。

沒想到這種土玩意兒的食物，竟引誘了我的愛徒小哈哈與趣，他曾偷偷拿我的錢去滿足他的食欲，起先小哈哈吃這種東西是以自己的錢買，後來又向三個師姐要錢買「二塊」來吃，當他得不到錢時，就輪到了偷拿我的錢。

起先我沒注意，後來覺得不對啦，似乎花他的錢已超出其應有的數字，即行查問並無圓滿結果，並命三個女徒暗中觀察，且託好友曹永福先生代為注意。並側面查問小販們有無丟錢的事項。如果小販有丟錢的紀錄呢。預備還償他們，後來曹先生警告我「千萬不可再去問小販有無丟錢，萬一那些人全來說會丟若干，均來假冒，你怎樣賠償。」

我覺得老曹說的話很有道理，這件事除了三個徒弟及曹君知道而外，其他任何人都不知道，

自此即改變方法，不再給他錢花，有時候我要用人去買幾個「二塊」大家一齊吃，並不說破他。

有一日白天有戲，而沒我的事兒，正在後臺玩，曹先生跑來向我招手，笑着說：「你來看，你那寶貝徒弟」，他說着就將我拉去看，只見那小傢伙，躲在柱子那面，靠着柱子，蹲着一面吃、一面舔「二塊」上面的醬，弄的滿臉是醬，真令人好笑，老曹去把他拉來見我，當時我們忍住笑容，像審賊一樣問他：「你的錢是那裡的？」

他毫不隱瞞，「我偷偷拿小爸爸的錢。」筆者聽他說是拿的我的錢，比較安心了，老曹追問說：「你拿了多少錢？」他回答說：「拿了十塊，全花啦。」老曹說：「我不信」小哈哈說：「曹叔叔，您不信，您搜好啦。」老曹說：「我是要

搜。」（這個小孩人見人愛，任何人都喜歡他，曹先生也不例外更是愛他，這位小曹先生因年齡不大，可是總是喊他老曹），我接着說：「老曹搜他」，小哈哈穿的是一套小西裝，老曹先摸他的褲子兩邊口袋，還沒有摸到。

其實錢根本沒花完，還有五塊在屁股後面的口袋中，這小傢伙聰明到極點啦，他怕被搜出來沒的花啦，他靈機一動說：「曹叔叔，後面還有個口袋。」他說這話的時候，他的手已然摸進後面口袋，摸出那剩餘的五塊錢在手心中，當曹搜時口袋已然是空的啦，而我們這兩個大人被這小孩子瞞過啦沒看見（後來我們才曉得），當時僅罵了他幾句，「以後不准再偷錢。」他也說下次不偷啦。曹兄笑筆者丟了錢尚且不知道。

奇人奇書

海內孤本

中華文化

珍貴遺產

清。金

聖嘆評

天下才子必讀書

◎◎◎ 資學術研究
◎◎◎ 供欣賞參藏
◎◎◎ 供教學參考

本書共收錄歷代才子古文凡三百五十四篇，篇篇詳加批註，

句句妙語如珠。八十磅米色印書紙影印，高級布面雙色燙金，精裝十八開上下兩巨本。定價每部九〇〇元。國外每部定價美金二十五元，另加掛號郵資。

中外雜誌社代售 郵撥一四〇四四號中外雜誌社帳戶